大理日报
2025年1月27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/dlrbtg@163.com
本版责任编辑/王晓云 终校/何俊倬

乡愁大理

小果村年味

■ 北雁

在我的故乡小果，洱海之源那个极其普通的小村落，牛被赋予了勤俭的隐喻。但真正富足的象征，却还得是猪。每当春节来临，只有那些富足的家庭，才舍得杀一头肥猪过年。事实上小果的年节，就是从杀年猪那天开始的。主人提前约好时间，邀来三亲五戚、四邻八友，当然还有远方的贵客，从早到黑在家里喝酒吃肉一整天。酒是陈了一年以上的好酒，还辅以地里出产的百合、山药、莲藕、茨菰、白豆和鲜笋绿菜。煮的煮，炖的炖，凉拌的凉拌，加上香喷喷的大白米饭，吃吃喝喝，同时翻出一整年的记忆，将开心事和忧心事都说上几箩筐，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”“箫鼓追随春社近，衣冠简朴古风存”，这就是小果，也是每一个农家生活最真实的写照。

晚间酒饭足了，客人欲将告辞回去，热情的主人却还不尽兴，紧紧抓住客人的手，吩咐媳妇、孩子赶紧把准备好的礼物拿来，一起送给即将离去的戚友，果蔬酱菜、核桃板栗、果仁干菌、白米饵块饮，那全是自己一年辛勤的出产，还送生肉熟肉。绵绵的情义，让人不禁想起孟浩然笔下的《过故人庄》：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

没错，这就是最真实的小果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村里的老少男女，都一直生活在一种恬美的诗意里。那条清浅鲜洁的时光之河，就是一首恬淡醇美的人间之诗。

我二大妈家一家老小都爱吃鱼，但集市上买鱼得花钱，为了节省，二大妈有时就给家里买些小鱼回来。鱼和鱼不一样，大鱼和小鱼，同样的做法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味道。小果村自古崇文尚教，“吉庆有余”“足足有余”“绰绰有余”“年年有余”“和善之家、必有余庆”“日计不足，岁计有余”……都是他们世世辈辈最真实的信仰，也是团圆吉庆、富贵有余的象征。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年节的餐桌上，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就是鱼。

于是有一天，我二大妈的老二儿子国良终于开口了：“你们给我开挖个鱼塘吧，明年过年时吃的鱼，我自己来养！”

话说了多次，我二大爹终于在某个农闲日子，扛上一摞板锄条锄、铲子粪箕，独自来到村子上头的秧田坝，深挖狠剖六七天，终于在自留地边角给国良挖了一个袖珍的鱼塘，宽不过两米、长不过三米。他不是不想把鱼塘挖得更大更深一些，实在是地形所限，并且秧田坝的地就是那么硬实，掘下两三尺深，土层下面出现的已经不再是土，而是令人绝望的马牙石，弄得他一点脾气没有。为此我二大爹还不得不借来一把钢撬，还有一把破石头的化锤，把石头破开、撬开，才又重新凿到松软的泥土，但泥土之中还常有大大小小的石头。

鱼塘终于挖成了。放好了水，沉淀一月有余依旧还是浑浊之色，直至几场春雨过后，塘边慢慢长出了茭叶和绿草，漫天的绿枝遮住烈日，浑水才慢慢变成绿水。鱼在水底游动，蛙在旁边鸣叫，蜂蝶在左右飞舞，还有潺潺的水声，漾出清凌凌的一股清流，真是美妙极了。国良欢喜无比，每天中午放学，都要自下而上穿越整个村子前来喂鱼，而且阴晴不计，寒暑不论。吹着口哨，哼着歌谣，那派头真是太过神气。年底开塘捕鱼，我二大爹带去了锄铲瓢盆，还有一个洗衣的大盆，父子几人在鱼塘边摆开了宏大的阵势。当天，我和许多小伙伴一起前去看热闹，在烈日下面一直等到后午，才看到大盆里终于出现四五条巴掌大的鲤鱼，一条是红的，其余的都是黑的。我想二大妈家的那顿年饭必定滋味绵长、无比舒坦。

“对远方的希冀犹如对未来的憧憬！它像一个巨大的、朦胧的整体，静静地呈现在我们的灵魂面前。”那时小果村没有人读过歌德，然而在这条叫作光阴的大河末端，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，未来就似一面立起来的高墙，绘满了希冀的图卷，紧赶慢赶，你总有一天能够到达。记得父亲曾在我年少时告诉我，他要在我们房前屋后都种满树木，这样在他年老走不动的时候，就用不着上山砍柴了。父亲说到做到，短短几年，他不仅在我们房子周围种满了树，还把大树小树种到田头地脚。

在小果村，像他这样总在种树的人还很多。当然别人的愿望，就是让树苗长成大树，集好木料让子女盖起一方大房。在村人们看来，起房盖屋是一个男人的本事，是成家立业的象征。那时父亲已经自己盖好了房子，所以他一心只想供养我读书，并且一直想象当我长大以后离开村庄，他就得自己砍柴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小果村的人说不来这样高深的道理，但类似的梦想，至今还深植在许多人心底。

冬日泥利午村

■ 杨永誌

在群山环抱之间，有一座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小村泥利午，悄然隐匿于山坡南侧。峻峭的山峦恰似巨人，高高矗立，将小村温柔揽入怀中，却也使得阳光总要历经些曲折，花费些时辰，才能把暖煦轻柔地洒落在村舍之上。

小村顺着山坡的起伏，错落有致地绵延开来，恰似一条灵动的丝带，随风飘舞。那蜿蜒曲折的山路，宛如一条游龙，穿梭于村舍之间，时而隐没，时而显现，最终悠悠然地探向每一户人家的门前，似在殷勤地叩响归家的门铃。

而当深冬携着霜寒，霸气登场，泥利午便瞬间幻化成了一个粉白交织的梦幻之境。放眼望去，整个村落淹没在梅树的海洋里，千枝万蕊竞相绽放。洁白的梅花，恰似冬日里的初雪，纯净无瑕，层层叠叠地为小村披上一袭素雅的银裳；粉色的梅花，又如同天边绚丽的云霞飘落凡间，娇艳妩媚，给小村晕染上一抹抹浪漫的绯红色。微风轻拂，花瓣如雪、如霞般纷纷扬扬，在空中肆意飞舞，而后悠悠然地飘落，洒在古朴的院落里，落在青石板路上，栖身于雕花的屋檐间，甚至亲昵地依偎在往来行人的肩头、发梢，如梦如幻，让人仿佛置身仙境。

暖阳穿透花枝，洒下细碎的银晖，光影斑驳间，村民们的欢声笑语也随之荡漾开来。庭院之中，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欢乐派对热烈开场，每一张质朴的脸庞上，都洋溢着幸福的光晕，甜美生动。

泥利午，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宝藏小村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在时光长河里熠熠生辉。它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传承，怀揣着当代人的梦想与追求，带着那一抹永不褪色的粉色，大步迈进，一路生花。

第三章 风雨同舟的家庭

李莹辉说：“记忆中，父亲总是不在，总是下乡，一去就是好多天不见。母亲又在县医院上班。因此我从幼儿园开始就自己上学。有次父母都不在，我肚子实在太饿，便在县防疫站院内游荡。”

李袁萍说：“在择业方面，我爹不为我做主，做什么都行，只要你去做。在家备考他也支持，自主创业也行，父亲从不逼着我们做什么。”

《礼记·大学》里提出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是儒家关于为人立身的重要思想，强调这是有先后顺序的，修身方能齐家，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。而在现实社会中，很多取得建树的专家、学者为了事业，连家庭子女都舍弃。比如刚刚离世的百岁老人李桓英教授，为了新中国的麻风防治事业，毅然离开父母回国，一生没有结婚生子。她将自己的全部献给了新中国的医学事业。“时代楷模”张桂梅，同样将自己的余年，全部献给了学生。在事业上有巨大建树的同时，却失去了天伦之乐，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，她们的人生总有些缺憾。

李桂科却是个例外，他是个最底层的麻风病医生，也将毕生精力献给了麻风病防治，但他却能做到家庭和谐。不仅是他那个小家，即便是家族邻里之间，老家孟伏营那边村里的事情，他也尽可能处理妥当。

可以看出，李桂科具有超强的协调能力，同时精力过人，处理各种事务井井有条。按他的说法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他总在做事。

李桂科长子李莹辉，现在大理州公安局指挥中心任职。他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，毕业后，他以笔试和面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大理州公安局，成为捍卫公共安全的警察。他的妻子杜杏钿原在曲靖一中，现为大理新世纪中学的英语教师。夫妻俩育有一子一女，长女在大理市少艺校读小学二年级，儿子尚未入学。两姐弟都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。一遇到假期，两口子便把小孩送回洱源，让爷爷奶奶带，平日稍显冷清的家里顿时生气勃勃。

李莹辉对父亲的评价是凡事皆有韧性，他几十年如一日做麻风病防治，普通人难以做到，这个优点持续影响着兄妹俩。小时候，他不知道麻风病为何物，因而也没什么印象。就业后去过几次山石屏，才知晓父亲的不易，由此对父亲更加敬重。

李莹辉说：“我小时候得过鼻窦炎，老是觉得头昏脑涨的，成绩下滑很严重，老师把家长都请去了几次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父亲有些着急，便把我带去做穿刺诊断，接着再持续治疗。不过鼻窦炎很顽固，上初中、高中都没有痊愈，也对学业造成了影响。现在，我的鼻窦炎才算彻底治愈。”

李莹辉说：“记忆中，父亲总是不在，总是下乡，一去就是好多天不见。母亲又在县医院上班。因此我从幼儿园开始就自己上学。有次父母都不在，我肚子实在太饿，便在县防疫站院内游荡。”

小李不愧是大学生，他用了“游荡”一词，显得那么无奈，又那么孤独。天黑了，他爹没回来，他妈也没回。邻居看不下去了，便把他叫到屋里去，给他煮了碗炸酱面。李莹辉说，那是他今生吃过最香的面条。

李莹辉回忆，尽管父亲经常不着家，但他只要在家，就是全家的节日。父亲对子女，不打不骂，摆事实讲道理。给孩子买画册、教画画，教他们下象棋，是个可爱的老爸。提到父亲的俭朴，李莹辉深有感触。以前经济条件不好，父亲省吃俭用，衣服鞋袜总是旧的，吃穿用度都很节俭，一辆单车骑了几十年。直到退休了，才买了辆上海大众“朗行”二手车，开着这辆车，更多的是为到山石屏村方便，实际上就是辆“工作车”。

李桂科的女儿李袁萍，现在是个自由职业者。她大学毕业后考了两年公务员，没考上，便选择了自主创业。原来开过美容店，生意不大景气。后来大学有个女同学嫁到洱源来，俩人便合伙开了个蛋糕店，生意还不错。主要做些甜品、面包、生日蛋糕等，虽说有淡季和旺季之别，但平扯下来，每月都有七八千的纯收入，跟公务员也差不多，还比较自由。

李袁萍和她的父亲一样，说话慢声细气的，挺温柔。

李袁萍说：“小时候我爹经常出差，母亲在医院上班，都忙。我和哥哥都是各管各的。因为忙，家里也不做早点，都是各自买吃的。有次我爹给了我一块钱买早点。在那个时候，一块钱对于我是笔巨款。我爹给了我那么多钱，我的理解是对我的信任，也是培养我计划用钱的能力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毛钱就可以买次早点。我爹经常下乡，有时母亲只能带着我兄妹俩上班，就在医院的值班室睡觉。”

连载⑯

绿叶相扶动春容 苏毓 作

苍山西坡的雪

■ 杨忠民

我惊诧于苍山西坡的雪了！

苍山雪作为大理的四景之一，早已闻名于世。苍山挺拔地耸立着4000多米的身姿，山顶常年积雪，冬季寒流来袭时，大雪可积到半山腰。早晨，晨曦照在雪顶上，宛如金色的皇冠，苍山峨冠博带，昂首挺胸，神采奕奕地向世人展示风采，没有一丝羞涩，不带一点尘埃，自信从容；雪霁天晴，蓝天白云下，如黛的苍山底色上铺满了皑皑白雪，与洱海渔舟在海面上迎风前行构成的立体画面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

而苍山西坡，就鲜有人知了，或者说少了一份关注，常常忽略了她的存在，更不用说发现她的美了。和许多人一样，我们更多地关注了苍山那闻名于世的东坡之美，可当我们以一种立体的视角去看待苍山的时候，西坡的美如果被忽视的话，苍山之美是不完整的。

就如同这一次，苍山西坡的雪景，像清丽的女子，突然闯进了我的视野！

我乘车在去漾濞的途中，一回头，在西面的苍山顶上，一条洁白的“哈达”向我迎来。西坡的雪没有苍山东坡的大而厚，却又形成了独特的姿态，它细而长，明而亮，在我视线的右侧，一条雪线上有四小座雪塔，雪塔暗灰色的底色显得覆盖的白雪更加洁白，在夕阳的照射下，显出微微金黄色，在无风的山谷里，给人温暖，让人忘记了这是寒冷的冬天。在视线的左侧，不太厚的雪毡，茸茸地铺在平缓的山脊上，柔软而明亮，安详而圣洁。这一突兀一平缓和一明一暗的配合，仿佛让人听到了清朗而悲壮的奏鸣曲，时而舒缓，时而激越，如泣如诉，无怨无悔，静静地流淌在苍山西坡的山谷里。夕阳下的苍山西坡，恬静而深沉，有着别样的精致。

其实在好几年前，我就体验过苍山西坡的自然之美。站在洱源炼铁乡翠屏村的半山腰上眺望，翠绿的青山一层接着一层，黑惠江缓缓地流淌，午后的阳光，顺着云层一泻而下，江流宛如一条玉带，流向南端，忽明忽暗的田园，出奇的宁静，此时，让人忘却从哪里来，又将到哪里去？我只想静静地享受这大自然带来的内心的平静，一切语言，无论诗句、无论画笔都是多余的。低头一看，黑惠江边几个彝家汉子，在烈日下，顺手就解下上衣和长裤，只留下一个小裤衩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跳进了看似平缓却暗流涌动的江水里，像天空里苍鹰般自由地翱翔，他们凫着水，在江水中歌唱，不一会儿，就被回旋的江水冲向岸边，上岸后，他们带着湿淋淋的水气，一扭身又跳进江水里……彼时，苍山西坡的雪，似乎不见了踪影，只在山巅留有点点的雪粒，在合适的角度，折射的光线刺到眼里，似乎让人看见山顶的几颗宝石在熠熠生辉。此时此刻，只想把自己融进这美丽的风景里！

冬雪、夏景，不过是苍山西坡的一个剪影。春天来了，西坡还有美丽的红杜鹃，只有亲临她的身旁，才能领略她那“飞焰欲横天”的火红之美，几十甚至上百年树龄的大树杜鹃，把西坡染得半边红，身处大自然鬼斧神工创作的美丽画卷，让人开心到想歌唱，想舞蹈。慢慢品味红杜鹃千奇百怪的身姿，有的朵朵花团紧紧簇拥树干，如一束束火炬，熊熊燃烧；有的虬枝歪斜，在地表又伸出斜放的花朵，和近旁的花簇相呼应；有的树枝纤细，花朵稚嫩，孤独地站在一旁，像有心事的少女……当山谷里的雾气升腾，在落英缤纷的草地上，我们仿佛就在画中游了，亦幻亦真，美轮美奂。我沉醉了，沉醉在这充满生机的画卷里！

走进这神奇美丽的土地，我不禁惊诧于苍山西坡的雪了！

春之马蹄 | 张至松

在野外遇见
冬日暖阳
在无边无际的旷野里
引领一棵又一棵树
一朵花又一朵花
像是赶赴
一场盛宴

夕阳西下
我们回到栖居的小城
遇见网状的街道
琳琅满目的行道树
着一袭青衫
无忧无虑的样子
用鸟鸣的方式
迎接我们
归来

遇见迎春的
红灯笼
仿佛感觉
风躲在暗处
一场浩大的春意
近在咫尺
闭上眼
仿佛就能听到
迎春的
马蹄

从故乡出发的雪 | 霍永安

雪提前飘落
带着苍山的风华
裹着洱海的月
在旧年的尾声启程
风在三塔间低语
雪在古城墙上游走
青瓦白墙 隐于素白

行囊装满异乡的疲惫
思念在车票里滚烫
这场早到的雪啊
是故乡寄来的信笺
梅花开在归途
香气渗进雪的脉络
瑞雪丰年的祈愿
在炊烟里弥漫
雪拥着归巢的燕
大理的山水
沉睡在雪的襁褓
等我 赴一场久违的团圆

信笺，信笺 | 陈俊

那是去年冬末的信笺
你用阳光编织成温暖线条
划过晴天透明的蓝
洒在溪流闪烁的光面
也写进年末亮亮的心愿

那是来年春樱的信笺
你用时光化作饱满的花瓣
盛开在公园悠长的路
飘落冰雪消融的台阶
也铺满新年盈盈的笑脸

和着光与春风
乘风破浪 漂向远方未知的彼岸
愿每一张笑脸 都如初见
愿每一个心愿 都会实现

拥抱春天 | 郭美芬

冬樱寒梅涨潮
逐暖而居的生命
已张开双臂去拥抱春天
冷暖交替的季节
摇曳着依然料峭的日子
要适应冒头的葱绿
适应枝头的斑斓
适应逐渐燥热的心气

把心放飞在春风里奔跑
不管是行走还是告别
以一棵稗草的模样
匍匐在生活面前
当穗头的第一颗籽粒拱破胞衣
高过头顶的梦想和希望
从春天奔向盛夏
从荒凉奔向葱茏
从萧瑟奔向葳蕤
甩掉大寒 拥抱春天

本报地址：大理市太和街道榆锦路1号 总编室：0872-2121515 综合办公室：0872-2223774 广告服务：0872-2121525 2139222 邮政编码：671000 广告许可证：大工商广字001号
定价：378元/年 零售每份1.5元 大理天龙印务广告有限公司印刷（地址：大理市凤仪创新工业园区 电话：0872-2511268转8113） 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州分公司